

國學基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六



書叢本基學國

錄要年繫來以炎建

(六)

撰傳心李

行發館書印務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六

【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朔。祕書省校書郎許搏守監察御史。宗正少卿直史館范沖。祕書少監朱震竝兼侍講。左朝請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程瑀復徽猷閣待制。除名勒停人孫觀敍左奉議郎。是日雨雹。

丙午。手詔卿大夫奉法守公。克勤庶務。令尙書省給黃榜於六部門曉諭。大理少卿張昞試大理卿。祕書省著作佐郎熊彥詩兼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

丁未。張浚往江上視師。詔百官出城餞送。時浚旣行邊。而趙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鼎於是以致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諸坐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沖待士。犯顏敢諫。權倖請謁。內降差除。一切格止。鼎素重伊川程頤之學。元祐黨籍子孫。多所擢用。去賊吏。進正人。時號爲賢相。翕然有中興之望。鼎嘗入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鼎問孰主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也。鼎卽呼彥節責之曰。頃歲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役。翌日。鼎入對。上改容謝之。

自趙鼎謙沖待士已下。並據林泉野記增入。黃彥節事。王明清揮塵錄有之。明清自云。見彥節親言。則此事必不妄。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樸之狀。一旦得志。驟爲驕侈。以臨安相府爲不可居。別建大堂。環植花竹。坐側置四大爐。日焚香數十千。使香煙四合。謂之香雲。案彥節所言。則人主移一竹栽。鼎尙以爲不可。豈有身建大堂。環置花竹之理耶。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以舊

職知宣州。免謝辭。以松年引疾有請也。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

旨折彥質試尚書工部侍郎。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左朝奉大夫通判明州李文淵遷一官。金之入犯

也。命文淵居許浦鎮措置防扼海道。故賞之。紹興府牢城人劉相如特補承信郎。相如初見建炎十年二月。以相如自

訴鄆上之功。乞委以邊政。故也。既而言者論相如前後詐稱官資。雕造偽印。無所不至。乃罷之。

戊申。以雨雪放公私僦錢五日。寶文閣待制新知湖州李光言。明越之境。地濱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故自漢唐以來。皆有陂湖灌漑之利。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每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入海。故無水旱之災。凶荒之歲也。本朝慶厯嘉祐間。民始有盜湖爲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其禁甚嚴。圖經石刻。備載其事。宣和以來。創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臣自壬子歲入朝。首論茲害。蒙朝旨先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廢置利害。縣司供具。自廢湖以來。所得租課。每縣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遂蒙獨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其類尙多。州縣官往往利爲圭田。頑猾之民。因而獻計。侵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臣謂二浙每歲秋穀。大數不下百五十萬斛。蘇湖明越。其數大半。朝廷經費之源。實本於此。伏望聖慈。專委漕臣。乘此暇豫之時。徧行羣邑。延問父老。考究漢唐之遺制。檢舉祖宗之成法。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內有積生菱葑淺澱。去處許於農隙。量差食利戶。旋行開撩。稍假歲月。盡復爲湖。非徒實利有以及民。亦以仰副陛下勤恤勸戒之意。其諸

路如江東、西圩田、蘇、秀園田，各有未盡利害，望因此東作之時，徧下諸路監司守令，條具以聞，毋爲文具。詔諸路漕臣躬親前去相度利害，限半月申尙書省。

乙酉，詔戶部措置撰集紹興會計錄，用殿中侍御史張絢奏也。絢言：國朝有景德會計錄，又有皇祐會計錄。至治平、熙寧閒，皆有此書。其後蘇轍又做其法作元祐會計錄。雖書未及上，其大略亦有可觀。皆所以總括巨細，網羅出納。凡天下賦入之數，官吏之數，養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錄之本意也。臣伏見朝廷數年以來，財賦寢虛，用度滋廣，廟堂責之戶部，戶部責之漕臣，漕臣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而止。民力旣困，膏血將竭，則如之何。正宜盡括歲入之厚薄，因計歲出之多寡，分其品目，列其名色，總貫旁通，載之圖冊，揆考之閒，如運諸掌，斯可以裁減浮費，增益邦財。官之冗者，可罷，則罷之；吏之冗者，可省，則省之；兵之冗者，可汰，則汰之。然則會計之書，在今日艱難之時，尤爲先務也。伏望明詔大臣，選委詳練財賦之官，俾做景德、皇祐等書，撰集成錄，且自紹興元年至四年爲率，以每歲所出入之數，列之於前，卻以今歲計之，除預借已支費外，總計見今歲入實有之數，合計若干，復自日下至歲終，凡官吏之費、養兵之費，及應干合用錢物，通計若干，名曰紹興會計錄。量入爲出，卽可以見有無之實。絕長補短，斯可以制裁損之宜。上以備乙夜之覽，觀下以吝有司之出納。庶幾國用有制，斂不及民。故有是命。其後戶部第具去歲收支數以聞而已。川陝宣撫使奏四川上供銀帛，乞依舊畱充贍軍，俟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儲積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今方隅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

此虛法原未卒前所奏也。

前月末已書法原奉故此削其名

武功大夫康州刺史江東宣撫使右軍正將趙祥領貴州團練使始錄建昌之功也將士皆第賞有差而江西制置使參謀官侯懋以搜掘民間窖藏及乾沒良家子女之陷於軍閒者爲侍御史

張致遠所案

閏二月丁巳

詔憲臣究實遂不預賞

詔賜揚州錢萬緡爲興葺官府之用從浙西安撫使葉煥

請也煥又請免本州商稅一年且奏左迪功郎陳琦主管機宜文字皆許之旣而言者論前後辟官皆先

審量有無罪犯而琦嘗以狂妄上書責不赴

琦初見紹興二年

煥帥一路寄任不爲不重中外親知豈無賢者而

首辟其表弟名隸丹書國事安在乞飭諭吏部自今外司辟舉官屬本司審量到事理皆須子細勘當稍有違礙卽行報罷許別選辟其吏部行遣鹵莽併乞付有司根治庶幾因此一事稍振紀綱詔罷琦令大

理寺取索吏部公案看詳中尙書省

琦罷在閏日丙寅

庚戌手詔戒飭諸路州縣官以閒者前臨大敵奉命不虔偷盜自若今式訛爾心務盡忠赤仍令監司守貳各榜治所左通直郎李彝知涪州右司諫趙需言彝靖康之末緣差括金銀日與洪芻等同婦人飲燕王府投諸四裔誠不爲過豈宜付之民社命乃寢

辛亥詔權於濠州等處置市易務以通商貨合行事令提點司條具申尙書省時淮南殘破常賦無所入

州縣經費不充。故有是旨。其後岳州、潭州亦如之。岳州四月戊辰守臣張魯建請。潭州八月庚午都督行府建請。徽猷閣待制新知江州程昌

寓改兼管內安撫使。自紹興初置江西沿江安撫使。命江州守臣兼領。至是樞密副都承旨馬擴以爲江西沿江制置使。故改命焉。命三衙兩浙江湖閩廣諸路帥臣。依條揀放廂禁軍。提刑覺察。違者重行竄責。以樞密院言其中多有疾病怯弱不堪征役之人。坐費錢糧。理宜措置故也。詔兩浙東路州縣。昨因

淮南軍興。應副軍須事務。見被取勘官吏。並與免勘。日歷不及西路。當求別本參考。要見與張致遠所論科席屋錢事有無相妨。

壬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溫州奉迎太廟神主事。上曰。朕以宗廟在遠。心常歉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行朝謁之禮。沈與求曰。古者征伐載木主以行。今雖戎輅在行。九廟未復。然因時草創。一行朝謁之禮。亦足以仰慰孝思。上曰。祖宗故事。唯景靈宮則有薦獻。太廟則爇香而已。大禮必簡。長以尙嚴也。直徽猷閣提點淮南兩路公事張澄乞以特恩當遷一官。回授出嫁母李氏加封從之。詔湖廣福建路見選人。權不許展考。以吏部言員多闕少。待次者衆故也。除名勒停人李德昭。敍舊官。德昭以朝奉郎知建州。坐以上供錢餽遺本路宣撫副使韓世忠。有司以盜所監臨不入。已當私罪徒。故抵罪。及是再遇赦而復之。

德昭未見斷元月日據檢舉狀在紹興二年九月已前。

甲寅。詔繳到諸處借補公據人。已經朝廷看詳不合收使者。並令賞功坊毀抹。

乙卯。御筆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並兼權樞密院事。時庾自桐廬還行在。與求乞交割密院職事。與庾兼權。上批所奏付出。輔臣進呈。上顧趙鼎曰。已與卿議定。今參知政事並兼權樞密院矣。鼎曰。樞密非古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爲使。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爲二途。仁宗朝。富弼建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事。宰相呂夷簡辭之再三。後從弼議。宰相兼樞密院。自夷簡始也。臣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上曰。往時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手詔曰。朕惟監司外臺耳目。郡守承流宣化。惠養吾民。其委任重矣。聞者朝廷輒輕以假人。將何以使吏民聳然聽服。朕甚惡焉。繼自今其慎選擇。勿狃於故常。勿牽於私昵。重以累國。其已除授人。亦銓量而去。畱之。或資序已深。屢更此選。雖無顯過。而才非所宜。當處之外祠。稍有其祿。庶幾稱朕求治責成之意。而士亦無失職之歎。仰三省常切遵守。侍御史張致遠言。今監司郡守。卽唐按察使刺史之職。名存實亡。稔習寢久。縣令有過。守倅不容不知。而監司發之。守倅無預焉。郡守有過。監司不容不知。而臺諫論之。監司無預焉。各私其私。初無忌憚。民事之不理。德澤之不流。無足怪也。臣愚欲以案發欺庇。爲有司殿最。若一縣被案於監司。則罪一州。一州被案於臺諫。則罪一路。事無閒於久近。而並坐去官。罰不求於甚重。而斷以必行。其有激濁揚清。無所顧避者。亟褒寵之。利害相關。彼此相形。自非庸暗之甚。其肯忽於身謀。而甘爲欺庇之事。願陛下畱意。詔刑部立法申尙書省。詔武節大夫榮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

新知洋州都督府提舉親兵柴斌已給料錢文歷指揮勿行。時有詔沿江諸帥及神武中軍將佐因捍禦金人嘗立奇功者並給眞俸。既而中軍以扈蹕之久士卒戰功請將佐至軍滿歲武藝精強人亦給歷許之。斌始自川陝從張浚出蜀暫隸中軍故因以爲請。議者言神武中軍未嘗出戰而輒依江上奇功之人公論不以爲然。今都督府使臣又援中軍體例既開此端展轉援比法令可廢。有功者解體不以爲恩無功者僥倖以爲得計。臣竊爲陛下惜之。疏奏故有是命。左奉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張延壽直顯謨閣亦以赦敍也。既而言者論延壽頃爲御史甘心媚竈每遇休沐卽與辛永宗兄弟出妓燕飲乃罷之。詔諸路提刑司申行諸州禁囚病死人歲終計分斷罪之法以尙書省言治獄之吏專事慘酷待其垂死皆託以病患殺之亦未嘗依條視驗醫治理合申嚴故也。

今年六月乙巳所書可參考

除授左朝奉大夫許中特降三官

勒停中前帥廣西坐市買方物不如價被劾至是獄具刑寺當中公罪杖該赦原并去官勿論趙鼎進呈特有是命。

丙辰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鹽司去處仍令提刑兼領以戶部舉行張致遠奏也。左朝散郎張燾左承議郎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劉一止並直顯謨閣燾等坐檜累斥去至是用赦而除之。詔吏部通判闕二十五處取作堂除時諸路郡守自四川淮南及分鎮地分外堂闕九十八部闕二十七諸州通判自四川及分鎮地分外凡武臣知州與北使經由之地並由堂選在部者四十八闕而已至是尙書省

又以堂除無通判窠闕爲言。故有是旨。樞密院言已令江西趙詳、廣東韓京、福建申世景、王進會合招捕度寇。緣逐項軍馬未有統轄。切慮緩急各分彼此。無所統一。詔詳等並權聽所到路分帥司節制。詔襄漢州軍先因盜賊并僞齊占據日劫掠殘殺等罪。一切不問。元劫人見在者許其家經官識認。驗實給還。卽撫定後來再有違犯者令所屬治罪。用樞密院奏也。樞密院言近來進奏官輒擅報行朝廷邊極差除事務。詔除定本外。擅報及錄與諸處劄探人者並重作施行。賞錢二百千許人告。又詔主行崇政殿親從推堦子人漏泄見聞事亦如之。右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江州程昌寓轉一官。以昌寓言建炎中知蔡州在任實及半年。乞依元降指揮推到任賞也。尙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拘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價之值從之。右武大夫廉州刺史張杞領建州觀察使。杞爲淮東宣撫司壕寨官。江北之役韓世忠假杞遙郡三官。俾持書幣往金國軍前議事。得其報而歸。至是申命而杞子敦武郎敷亦援奉使官親屬例。特進四官。敷進官在是月癸亥。上又召杞對於禁中遣還戍。

丁巳皇叔眉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樽爲鄧州觀察使。士樽領外宗正滿三歲無遺闕以例遷也。詔諸路轉運司將歸業人戶合納租稅並令依限輸納。仍開具自賊退之後已增收租稅數目申部。以憑比較賞罰。尙書省言比來盜賊屏息民皆安業。逐年各有增添稅數。多爲有力之家冒佃。鄉司通同隱庇。

致不盡歸公上。故命約之。右承務郎錢日新言招安楊么利害。詔赴都督府使喚。福建路轉運判官鄭士彥言坑冶盡廢。物料貴踊。計用錢二千四百而鑄千錢。其本路舊額合發新錢二十八萬四千省。本司與提點司歲認其數。見今不住起發。縱有拖月日。不猶愈於鼓鑄之折本。欲望詳酌。伺邊事息日施行。從之。是日武功大夫川陝宣撫使後軍中部將牛皓與金人遇於瓦吾谷。死之。時右都監薩里干與僞熙河經略使慕容洧欲犯秦州。宣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伺敵。皓行至瓦吾谷。與金將呼善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馬與戰。謂其衆曰。吾所以捨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敵見皓異於他人。欲招之。皓罵而死。承信郎高萬旋罵旋戰。遂與武功大夫熙河路部將任安。宣撫使隊官忠翊郎秦元。承節郎薛琪。張享皆死於陣。敵顧萬尸曰。真健兒也。後贈皓。安皆翊衛大夫。官其家五人。贈萬等皆三官。錄其子。皓。福津人也。

己未。故迪功郎李東贈宣教郎。官一子。東監楚州軍資庫。金人入犯被害。故錄之。

庚申。詔進納授官人。願貼納金銀錢米轉行至承直從義郎者。許徑赴戶部陳乞。下所屬倉庫納。申朝廷。給降付身。以尙書章誼言。庶幾快便。人人願納也。詔應州縣辟羌官。成考解罷。不曾被受朝廷付身者。許理爲任。

辛酉。都督行府奏招捕水賊楊太等約束。時張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形勢。爲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

于泊中而盡驅其衆四出爲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合之。固已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之憂。黨與攜離。必可招來。乃以便宜命荆、潭、鼎、澧、岳州將逐寨先出首人。多方存恤。首領申行府授官。餘人給以閒田貨之。又命湖南安撫使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屯湘陰。保護湘江糧道。統制官郝跋屯橋口。王俊屯益陽。舊縣吳錫屯公安。崔邦弼屯南陽。渡馬津。步諒畱潭州。其鼎州官兵令程千秋分撥緊要屯駐。應諸校招收致人數。比附出戰。獲級例推賞。其招收人報所屬給種授田。務令安業。侯黃誠、楊太、周論公參了日。當議蠲免租稅。補授官資。仍給黃榜。下任士安等軍。及岳、潭、鼎州撫諭。保義郎唐開特換右迪功郎。開獻國朝會要三百卷。詔進一官。自言本諸生。故有是命。郴州編管人劉絳許自便。絳、正彥叔父。坐累久竄。至是自言正彥乃同堂弟之子。故釋之。

壬戌。降授左朝請大夫耿自求爲尙書左司員外郎。右承務郎任申光守禮部員外郎。左中奉大夫樊賓行屯田郎中。自求初以趙鼎薦爲都督府隨軍漕。至是召用之。

朱勝非言自求詰孟昌齡等事。見今年十月壬辰免審量濫賞注。

嘗抗疏論營

田利害。以爲荆湖、江南與兩浙上腴之田。彌互數千里。無人以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其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今若使流寓失業之士民。許佃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可以資中興之業。

實初見紹興元年五月。

詔都督府簽廳行移文字如都司體式。用本府請也。進士王諒特補下州文學。

諒以客從仇忿。爲淮西安撫使書寫申發機密文字。用守禦功補官。是役也。官吏軍將轉補官資者六百十三人。而衙校進奏官皆預焉。

癸亥。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儂自會稽來朝。留彌月。再召對。加檢校少卿遣還。士儂加官。

在三月壬午。朝辭在戊戌。今併書之。紹興十二年三月辛亥。方俟高論士變。薦趙鼎作相事。或可修綴附此。詔行宮留守司官吏各與減一年磨勘。降授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玘。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初。上在平江。侍御史張致遠手疏論玘乖謬。乞同諸將召歸。上納其言。命玘全軍駐鎮江府。而以親兵赴行在。既至數日。乃有是命。明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奏。玘臣之友壻。慮於軍政有嫌。詔不許迴避。玘請除在外宮觀。上命以不允答之。然臺諫方交章論其罪。已有廢之之意矣。祕書省正字李公懋。乞依校書郎例。遇恩封除。許之。宣和閒。汪藻爲校書郎。以內殿宴食在通直郎之上。乞封敘。後來者皆援以爲比。公懋言。校書正字。共係一班。故特許焉。錄故鄧州觀察使錢若水元孫希一爲將仕郎。始用元年明堂赦恩也。廢漣水軍爲縣。隸楚州。以知縣兼軍使。

甲子。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馬步軍公事蘭整。充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

乙丑。詔見任令丞簿尉。未經交割離任。不許從軍中辟置。及兼帶軍中幹辦事務。專委監司覺察。殿中侍

御史張絢言。近縣官賊污懼罪者。往往干諸將爲官屬。一踐軍門。則監司無從按發。宿奸巨蠹。多以此爲得計。故條約之。命湖南帥司遣使臣持金字牌旂勝。兼程至雷州。招安海賊陳感。感有舟數十。與官軍戰。統領官余鑄陷焉。廣西提點刑獄公事董弇親往督捕。且言。感乞降金字牌招安。雖未足信。乞速賜指揮。故令河南就近遣之。太平州編管人范燾許自便。燾坐詆誣昭慈聖獻皇后遠斥。至是始釋之。罷

都司官簽貼詞狀。

事祖在四年五月。

以尙書省言都司事繁。虛費日力故也。

丙寅。殿中侍御史張絢乞於經筵讀三朝寶訓。上曰。可從其請。上又曰。祖宗故事。朕嘗省閱。然宮禁閒事。亦有外朝所不知者。朕昨見毛剛中所進鑒古圖。乃仁宗皇帝卽位之初。春秋尙幼。故采古人行事之迹。繪而成圖。使於省閱。因以爲鑒也。朕頃駐蹕會稽。一日。過昭慈聖獻皇后殿中。聞昭慈言。哲宗皇帝卽位。宣仁聖烈皇后謂帝年幼。寢處起居。不離宣仁臥內。至納后始歸本殿。宣仁保佑之功如此。而奸臣誣罔。輒生謗議。可爲痛憤。趙鼎曰。是時范祖禹。劉安世以宮中買乳媪事。上疏極諫。以爲似聞後宮有當就館者。宣仁令宰相呂大防宣諭聖旨曰。無此事。前日買乳。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尙吃乳也。祖禹等方知其詳。上曰。近見范冲爲父祖禹作家傳。嘗進來。亦載此事。蓋宮禁閒事。外人多不能知也。中書門下省請。勅宮觀添給。以處見待闕及未有差遣願就宮觀之人。內嘗任都司以上。及帥臣職司。依第二等。知州任。監察御史以上。及至節鎮州雜監司。依第三等。知州卽曾任都司郎官以上人。仍充提點宮觀。省諸路帥。

司官屬員。並令帥臣舉辟。更不堂除。從之。詔江東、浙西路各造九車戰船十二艘。浙東造十三車戰船八艘。時王夔自荆湖得二巨艦以歸。故命三路漕司做其制爲之。又令江、浙、荆湖、福建諸路憲司督諸州歲額弓甲及物料人匠赴軍器所。皆用樞密院請也。都督行府關就差起復祕閣修撰淮東宣撫使參議官陳桷兼行府隨軍轉判官許辟屬員二官。如發運司條例。關送尙書省指揮從之。先是右僕射張浚至鎮江。召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承命。浚遂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浚以諸路軍馬所用錢糧。當從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行府關三省指揮。自此始。

前以有關送尙書言事。今此則徑用便宜降屬吏。而但關尙書省出刺。又差不之人復記其始。

丁卯。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戶部尙書章誼可專切措置財用。參知政事孟庾提領。資政殿學士秦檜言。金人便於矢弓。乞多造強弩神臂弓。以備攻討。上曰。檜雖在宮祠。不忘朝廷。右司諫趙霈言。今天下之弊。正患縣令之非其人。願罷去注授格法。盡歸堂選。應內外侍從官。各舉有才德堪充縣令人。歲有限員。赴都堂審察訖。始除此職。舉得其人者有賞。不得其人者有罰。見任及侍次有貪汙苛劾者。悉汰逐之。巨老罷懦者。或改外祠。或處以監當。理作親民咨序。如是一二年閒。所在臨民之政。必有可觀。民豈不有被其澤者。輔臣進呈。上曰。比已降詔。慎擇監司郡守。然縣令於民尤親。亦宜遴選。令內外侍從官歲舉五人。如何。沈與求曰。昨者陛下駐蹕會稽。亦嘗降詔。令內外侍從官各舉三人。堪充縣令者。中書籍記。以備

探擇聖意非不美也。然所舉多不得人。往往並緣詔令。以私親舊。至於有罪。又不加繆舉之罰。似未足以稱陛下責實之意。上曰。檢舉以行賞罰。乃中書職事。苟若此。則詔令爲虛文而已。趙鼎曰。莫若監司郡守舉治狀顯著者。稍加擢用。其尤無良。重寘之法。或足以示勸懲。詔右奉議郎江東宣撫使司幹辦公事黃覽追奪已轉一官。覽以張浚奏功增秩。而殿中侍御史張絢言。覽被辟之時。敵騎已去數日。且身在江西。未嘗至本司供職。望賜追奪。仍降指揮。如諸軍官屬。更有辟差在敵人已退之後。推賞在未到軍中之前者。並限一月自首。特與免罪。止奪今來所轉一官。如敢隱匿。卻致覺察得實。卽於元官上再行貶秩。庶人知自奮。實中興之要務。從之。命廣東提點刑獄公事郭孝友同帥司會合申世景、趙祥、韓京、王進人馬。招捕虔寇。時孝友自禮部員外郎補外未行。仍趣令之任。右朝奉郎新添差通判處州趙壽別與差遣壽彥若孫也。朝廷以其祖故錄用之。御史張絢言。元祐之臣。名隸黨籍者。陛下臨御以來。辨別邪正。明訂是非。復其職名。則恩加於泉壤。世其祿仕。則澤及於子孫。天下至公之論也。若乃創立添差之例。則臣以爲不然。蓋石刻名臣。故家尚多。展轉援例。何時可已。故有是命。詔川陝宣撫使近上謀議官一員。權管宣司職事。應干軍馬。權行節制。別聽朝旨。以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言。盧法原疾病故也。時宣撫副使吳玠在軍前。聞之。檄取其印。參議官直徽猷閣范正己等行本司事。不肯與。正己命內外諸軍。除沿邊及調發赴軍前。並聽玠節制外。餘委逐軍統制官循撫彈壓。玠忿之。金房鎮撫使兼本司同統制王彥有衆七千在渠州。正己令彥往夔州路照管關隘。玠以其不先白己。大怒。三月丁丑行遣。除授龍神衛西廂都指

揮使健武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王瓌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初，瓌既除騎帥，而侍御史張致遠奏瓌之罪惡不在辛企宗下，而善交結則過之。豈聖意以爲瓌提兵寢久，軍衆未有所隸。姑示眷爾，行遣自有次第耶。臣竊謂瓌提兵雖久，侵剝少恩，其下多厭苦之。故每戰有潰散者，此可驗也。然別選制將士于衆情，明正典刑，貴於早斷。臣願陛下速與大臣計之，免致譏議。重干聖聽，契勘三衙之職，寄任尤重。陛下倘以瓌兵未有所隸，不可遽議罷黜，卽乞且改授職事，速選制將往領其衆，仍自容斷。正瓌典刑，雖外國聞之，亦當畏服。臣緣慮此曲折，故未敢顯然論奏。併乞容察殿中侍御史張絢奏瓌之敗師，誤國擢髮莫數其罪，卽欲上章論列，深恐聖意已有所處。兼瓌之兵馬未有分隸定所，臣以此二者未敢顯陳。但瓌之過惡非他人比，況陛下方經理邊事，正賴賞罰嚴明，乃克有濟。若捨瓌而不問，更加除命，非臣所敢聞也。兩日來，外間公議不容，籍籍可畏。尙慮九重深邃，未知輿情。臣故略舉大體，上徹宸聰，伏望斷自乾剛，將瓌部曲早行分撥，速罷瓌新除職任，明正典刑，庶幾內振朝綱，外儆將士，恢復之功，在此一舉。惟容明勿疑，特加省察。右司諫趙鼎奏瓌素無武藝，不閑戎律，偶緣遭遇，濫竊兵權。建炎間，爲河東經制敵騎將，至乃擁兵自衛，避地入蜀，使川、陝之民聞風震恐。陛下貸之而弗誅，責其後效，而瓌不務循省，以贖前愆。方杜充之守建康也，瓌聞敵至，不復應援，而引兵先遁，直趨閩中。其罪一也。方扈駕離永嘉也，瓌持軍無律，不能統御，而致潰散爲盜，毒流東南。其罪二也。及出師討楊么，曠日持久，攻取無策，而崔增吳全之軍遂致陷失，其罪三也。比詔回軍鎮江，中外欣悅，皆謂陛下必欲正其罪狀，重寘典憲。今瓌以輕騎